

書名 濃情快史十二回 民國十二年上海申聞報館排印本
撰者 清臥雲仙子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99
編號 D8666100

卷一

濃情快史卷一

第一回

小書生鑿壁窺雲雨



詞曰兀坐騰騰非因酒一因癡情問自探曾把瑤琴月下彈等文君新寡否
怎不隨儂成鳳偶一空相變賸與乘口丁五盈盈何處有若得巫山夢神魂
並肩携玉手勝似鳴柯杏苑走

詞調天仙子

這首題曰癡想只因佳人難遇空裡相思寫出一雅深憐極慕之情然這癡
心安不但作詞的有此想頭凡世人至如蠢庸如木石誰不思量新雲鬢與
他同枕只是世間女子雖有幾分姿色無非暗塗脂粉豈云傾國傾城必
須是落雁閉月羞花方足以入我輩之想那雲鬢低垂畫眉輕掃凌波三
寸面想至小臍之下兩股其間軟如棉其白似玉豐隆膩滑乾而且緊
者能有心人盡作此想只是人人有此艷色之思未必人人遂意也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6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9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濃情快史十二回 民國十二年上海申聞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十二回 半痴僧一詩點化

濃情快史卷一

第一回

小書牛鑿壁窺雲雨

詞曰兀坐騰騰非因酒一因癡情問自探曾把瑤琴月下彈等文君新寡否
怎不隨儂成鳳偶一空相變賸與乘口丁五盈盈何處有若得巫山夢神魂
並香肩携玉手勝似鳴柯杏苑走

右調天仙子

這首詞題目癡想只因佳人難遇空裡相思寫出一雅深憐極慕之情然這癡
心妄念不但作詞的有此想頭凡世人至如蠢庸如木石誰不思量新雲鬢與
他同床共枕只是世間女子雖有幾分姿色無非暗塗脂粉豈云傾國傾城必
須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方足以入我輩之想那雲鬢低垂畫眉輕掃凌波三
寸面似桃花想至小臍之下兩股其間軟如棉其白似玉豐隆膩滑乾而且緊
者能不令夫有心人盡作此想只是人人有此艷色之思未必人人遂意也昔

有一介書生因一念狂癡竟有許多奇遇又容容易得了幾個絕色佳人做了百年伉儷這段風流話出在明朝年間有一家舊家子弟姓魏名榕字玉卿祖居在松江府西門外妙岩寺左首上岸年方十七歲筆下成章年十五歲父母雙亡止有一房家人夫婦男的叫做褚貴婦人賈氏名喚山茶年方二十一歲生性妖淫善於借謔其壁隣是一家寡婦卅二娘只有母女同居并使女蘭英老僕張秀這魏玉卿年紀雖小作事誠實只因祖上遺產甚厚自幼豐衣足食又生得面白唇紅神清氣爽莫說男子中少有這樣俊俏郎君只婦女內千中選一也尋不出只般丰姿嬌媚雖有幾個同窗朋友懶於應酬每日自在書房攻書偶一日抓着兵越傳奇蹟至終不覺大笑道人皆以吳王亡國爲恨獨我以吳王得了西施是以含笑入地蓋數世之後亦終爲亡虜不若差載了夫美人影的簫鼓終日遊那姑蘇臺豈不快哉說罷低頭思想了一人嘆息道我想人生一世譬如白駒過隙者不得個有情不艷美韻人兒與他吟風弄月憑

你官居極品富比陶朱也只有虛度一生又笑道我若得個妻妾情願朝朝夜夜焚香煎茗拜之跪之但不知浣沙人竟在何處耳自此玉卿一心念着只要娶個美麗妻房雖有做媒的遲日到門只是不肯輕允常獨坐無聊便把那念真記楊玉懷外傳武則天如意君傳細細咀嚼實賦絕句二首道

我裁合歡被上綉雙鴛鴦未共美人寢爲君留異香情深夢亦艷夜雨赴高唐想我意中人只在水一方

玉卿吟訖又朗朗誦了兩遍鼓掌大笑是夜讀至更餘因值四月下旬天氣炎熱走過花前房中只聽得褚貴房中如魚嚙水噴噴有聲聽得婦人口中連聲叫道親肉心肝我定要死了原來玉卿雖負癡情那裙裙之下尙未識津津有味當時聽罷心中驚疑道異哉此何人也他二人竟在陽台之上麼便走近房門側着耳朵聽了一回恨無縫縫還喜上半截俱是土壁急拔下金簪輕輕挖了一個空兒把一隻眼精望內一看只見燈火明亮山茶仰臥在床褚貴赤着

身立近床沿拜起兩隻大腿正在那裏聳上聳下的亂抽玉卿見那頓發難竟立身不住又見褚貴實有趣興約有五百餘抽便伏在婦人身上連親了幾嘴低低問道心肝乖肉你肯把這件東西與我看一看麼婦人把手在肩上打了一下罵聲臭賊頭弄也憑你弄了難道不與你看麼褚貴笑嘻嘻起身點火蹲在地上就把那牝戶細瞧玉卿在外看不分明但見黑芹芹一撮毛兒又見褚貴看不多時便舌嘴在牝戶亂擦亂擦得婦人騷癢難當忙坐起身來反令褚貴復翻身轉來把一隻脚提起自首至根盡至自家門首忽聽得左隣竹簾內嬌聲滴滴喝采道好秀才人物俊秀這位方是秀才玉卿聽了倍力狂抽婦人啾啾的不住大叫道心肝今夜爲何只般有興褚貴道爾自叫一聲淫婦我再與你幹個爽利婦人點頭忙應道淫婦淫婦褚貴便一口氣抽了數百抽婦人聲漸低了只管吁吁喘氣此時玉卿摟不住慾火如焚只把玉莖雙手撫弄正欲再看，不覺咳嗽一聲那褚貴曉得主人，在外疾忙起身把火吹滅了玉

卿再想聽時寂寂無聞只得踱將進來但見皓月半窗觀燈明滅不覺縱然道未得美人相遇豈可無一二俾妾漸行雲雨反狂收作澈夜夜歡呼又想起二人他淫慾之事竟不知意味何以翻來覆去直至鷄聲三唱不能合眼度得曲兒四隻以自消遣其詞云

黃鶯兒唱寂寞朱家東牆角薇花一樹紅恨無白壁在藍田種得塲晚風沉沉夜鐘這淒涼只少個蛾眉共夢魂中行雲何處又不到巫峯前腔幽恨與誰同喚青宵已空住期付與梨花夢去偏捲空薰爐自洪情深恩莫誰把風聲送隔簾捲原來是鸞顛鳳倒雲雨兩情濃前腔笑語忒匆匆止翻殘桃花浪紅好似寒塘戲水鴛鴦共除奶兒貼胸前鬢兒已鬆陽台痕把歡娛縱怎知道小墻東人兒在外親兒你醉春風前腔清露滴梧桐樵樓鼓兒敲四咚他燈兒滅了收殘夢雲情自空悽愴休同半屏殘月花明重自惺想犀靈一點偏我向朦朧到了天明玉卿反覺神思惛倦昏昏睡去直至飯後起身尙未梳洗只見褚貴

急忙忙進來稟說提學歲考發牌到縣太爺出示准在二十七日先考童生因此前來報知官人準備應試玉卿聞了只個消息只得收攝精神把平時選來的宗師試讀書夜溫習不數日到了考期五更梳洗褚貴提燈進來送進東察院等至已牌時分李縣等方出題目是或問誦之說玉卿磨墨濡毫略不構思把一篇文字頃刻做完將及日中又出第二條題目是食與禮孰重只見那些已完的纔完的亦有做半篇的也有做兩段的也有執卷請教同章或搖頭鼓膝呀唔作蒼蠅之聲的或面赤如反間目疑想的誰知玉卿小小年紀文字敏捷不及時又把第二篇題目做完獨自一箇先去交卷李縣令看他年未弱冠姿容如玉便覺歡喜道日色未斜自來交卷莫非做不完了玉卿答道不完不知那個在縣等取卷展開一看其破題云以福爲問者不欲味其說也又觀起講云今夫禮宗昭代之大事居考古任任之深心李縣等看畢提筆一圈道開講冕冠若得全篇相稱宗師那邊定應首薦魏玉卿欣然拜謝而出褚貴已在

外邊接俟倚棹自此玉卿深以縣試得意興念愈高又想起前夜所見每覺春心難過那山茶應有幾分姿色况兼不時傳茶送飯故作嬌聲妖態故此玉卿懷了權時應急的意思忽一日褚貴出外未歸山茶拜進硯水玉卿狀欲近前攬抱反覺自己面色漲紅惟時婦人不允叫喚起來反爲不美誰知那婦人見了這樣粉團相似小官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腹內又一日玉卿故意差褚貴到蘇州探那鄭家母處自去之後玉卿以天氣炎熱燒湯洗浴便叫山茶擦背那婦人烏雲上插了一朶鮮紅的玫瑰花身上穿一件半新舊黑羅紗衫露出那白肩膊雪藉相似啖嘻嘻的正提一桶熱水進來聽得叫喚正來與玉卿擦背玉卿要那婦人心動把腰間的梗東西聳起婦人一見不覺大驚原來褚貴的陽物不滿四寸那玉卿的到有六寸餘長那婦人見了不覺又驚又却因要洗澡着單裙便把裙裾扭起又將兩腿放開故意把鬆鬆幾根毛兒紅縐縐一條縫露出來引得玉卿性發如狂便伸手一把捻住婦人也便攬了玉卿親嘴兩

箇弄得一團火熱急忙走到床邊玉卿以依樣令婦人橫臥拜起金蓮急把塵柄插進未及五六抽婦人即笑聲吟吟叫快不絕原來龜頭直島花心所以婦人十分快爽玉卿也因其牝戶未經生產又緊又乾不覺滿懷通暢連聲叫道有趣有趣只是初赴陽台怎當得婦人淫騷太重亂顛亂聳抽到二百餘抽即便泄了玉卿兩腿漸閉伏在婦人腹上轉覺遍體酸麻只有婦人慾念正狂急得翻身扒起把那玉莖含在口中口管吐又啞不多時硬堅起來玉卿使把婦人推倒重新雲雨一連也抽了數百婦人星眸微轉雙頰揮紅口不能開只管呀呀含笑下面的騷水流了一地玉卿忙將羅帕抹干了然後插進笑問道我比褚貴如何婦人摟了玉卿的頭兒嬌聲婉轉道他是箇粗人怎及得官人溫存有趣雖則結親二年以來亦未有今日之樂若不經過這件妙物幾乎虛度一生了說罷復以臀兒亂聳起來玉卿愛他言語伶俐盡根抽送入去足有兩個時辰方纔雲收雨散婦人慌忙起身整治晚飯玉卿酒量甚寬是夜更加興

濃捧杯連酌將至半醺山茶也急急的收拾完了燒湯澡牝便又與玉卿全睡少不得重赴陽台一個初賞佳味自然方興之甚高一個是幸窃新歡頓覺春心之倍熾曾有一隻曲兒道他二人之樂趣

沙窗外白溶溶月轉花梢夢幃裏笑盈盈似膠如漆吞蕭郎那不去章台走馬小紅娘好一似鶴入鸞巢俏心肝低聲叫這歡會從來少鬢兒也髮了身兒也酥了恨犀靈寺不做美的鐘聲敲

自此玉卿常與山茶乘間邀歡不能細述到了六月中旬縣中出案果然取了第二名及府試又在第三名喜得玉卿意氣揚揚手舞足跳過了數日又是學道考期所出題目業經讀過二篇文章更得做花園一般相似候至宗師發案竟領了華亭批首到了送學那一日十面彩一班鑼鼓玉卿騎了一匹駿馬一路迎來不論男婦人等無不擁簇觀看只因人物標緻年紀又輕所以人人稱贊將人慾念入土方休不爲虛語假使深房獨處婉然在牀有不對春風而咏

十
嘆觀花影而消魂者麼閒話休題且說山茶走進卞家與二娘相見畢備述主人致謝之意二娘笑道前日些頭微禮你家堅辭不受反成虛假何謝之有原來卞二娘年雖三十六歲却像三十左右的人面如銀盆一怯身材娉婷態度守憂已七年了只因家私富饒所以不肯改嫁守着一女名喚非雲平時只與女兒同拈針線或吟咏詩詞未嘗肯到門前閒立那一日只爲玉卿進學回來他也垂簾觀看誰想一見了賽潘安的美貌才郎低聲唱采便把七載冰心頓索着一點邪念當日與山茶叙語良久方引入自己臥房只見珠簾半捲綉榻臨窗香床邊掛一幅美人照鏡的曉粧圖又見窗外斑竹數竿盆花數種果然點綴不俗鋪陳瀟灑山茶把床上淡紅綢紗被翻了一翻又把綉玉枕頭看一對會笑對二娘道只樣香噴噴的被兒可惜二相去世甚早二娘獨自受享卞二娘嘆了一聲低頭不語正在問絮只見二人輕移蓮步娉娉婷婷打從側邊樓下經過走進房來山茶慌忙見禮舉目看時但見他蛾眉淡掃粉頸輕勻水

剪雙目蓮生纖指上着淡羅衫下把湘裙牙梳斜撞雲髻金釧印髻玉臂任從畫工描不到漫疑此是美人圖只位女子是誰即非雲姐也年方三五尙未受茶不惟美貌無雙且會吟詩寫畫以致桃花刺綉事事皆精只因生性幽閒深居怎不常來走走山茶道只因家內一居閨閣所以雖在壁隣未嘗識面當時出來與山茶識禮罷卞二娘笑道褚娘子既在鄰居怎不常來走走山茶道只因家內乏人不時常來親近三人又把閒話說了一回山茶看見沒有正事起身告別卞二娘一把拖住忙喚蘭英捧酒進饌山茶畧飲數杯即不作謝起身卞二娘送至後邊悄悄說道相煩娘子過來別無他說因有一條白綾汗巾煩你送了相公并有金耳環一對送與娘子幸勿見却由茶接了千承萬謝回到家到裡面便將汗巾送與玉卿愕然道男女之間不相通問爲何以汗巾見惠其意如何山茶道我也猜不着二一是何主意玉卿接在手中仔細一看上有楷書小字絕句一首其詩云

鐘聲催落梧桐上 每到戌昏便悄然 可惜長夜誰是伴 半輪月照一人眠

玉卿諷詠數次擊蘆贊賞道好詩好詩不意閨閣裙釵有此佳味那想思一夜知多少同一苦懷再把汗巾反覆看時又一首詩云

滿階清露拂簾寒 幾度無言獨倚相 羨慕玉人年最少 欲持瑤琴侍君郎

玉卿看訖問山茶道細觀詩中意思二娘甚有邪意念西廂君瑞我不牙惜爲彼年歲太晚不能與催鶯相並奈何山茶因得耳環之惠欲與撮成美事便極言二娘的姿態清娛做人溫柔可愛然玉卿終以年紀不等不爲置念過了數日卞二娘又遣蘭英過望玉卿知他來意是探汗巾消息便把羅帕一方次寒字韻一絕謝之云

拂挽秋色夜深寒 乞藜相一之凭蘭 幾回空感詩中意 羞將紅粉

向月彈

題訖付與蘭英持去去過了二日蘭英又以佳名送至並把羅裙一條送與山茶山茶滿面帶笑再三謝道前承耳環之惠時刻感戴今又把羅裙見賜使我何以報答二娘蘭英道家主母多多致意大娘如遇相公處有甚麼言語乞煩轉報更有幾個字兒要你轉達相公山茶便留蘭英坐在厨下自致書房把小柬遞與玉卿玉卿折開時乃是雲箋一幅上有草書數句云

瑤章之惠足見進士風流然謂之知心則未也月之三五欲於夜深枝暗萬物以寒陋見却外加歡喜進至客座只見衆親友餽送賀儀填門塞戶有一個姓周的名呼侍泉向與玉卿的父親是莫逆至交所居離城數里打聽得玉卿案首入泮特與兒子鄒亮生親來賀喜又有一個戈士雲乃是縣中學斷昔年曾與魏家以爭產成仇今忽見玉卿少發達恐加舊怨勉强封銀兩差人走賀玉卿把那衆親友的賀儀一概收領把戈士雲賀儀寫柬壁謝至次日

天明左右隣居共二十七家合份送來只有隔壁卞二娘獨遣老蒼頭張秀致賀玉卿道家主母因孀居不及與同鄰相來道賀今特以菲儀表賀幸勿見哂玉卿看禮收却是朱履一雙尺頭二疋史記一部端硯一方又代儀四兩玉卿堅辭不受道忝在壁鄰因二娘是孤人向來不敢通問忽蒙厚贖下頒再無敢受之理幸老管求爲我多多致謝只見張秀去不多時又把禮物送回玉卿再辭之只得受了朱履史記話休多煩自從進學不覺又鬧了半月忽一日卞二娘又使張秀過來對褚貴道我家主母要褚大娘過去說句話兒山茶聽見忙與玉卿商議道多承二娘相喚只是身上少有件紗衣便將玉卿母親遺下一領五色綢紗衫付與山茶道我前人二娘厚禮你去相見千萬爲我致謝山茶應了一聲即從後門便走卞家要知卞二娘有無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從隔壁窺見以至親戚妙境無一語不入神更不須丹青手寫春意圖也叙進學得竟先境能不令老童生眼熱乎

第二回

老佳人帶月效鳳鸞

詩曰 金針刺破窻前紙 引人寒放一縷香 螻蟻也如春色好 倒他花辦上宮牆

這首絕句是一明人早春即事之作引人傳似不相合然細味其傳未免有懷春的邪思所以想婦且介片二熱愧非蒙頂仙聊作玉州詩吻耳惟感存是荷是禱

玉卿看罷沉吟不語山茶在傍邊極力稱贊善言二娘美意不可孤負又笑道相公常言要娶一位大娘必如西施一樣今卞家大娘不是山茶爲他誇口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怕西施還不能及他曾有官家求親二娘堅執不允相公如肯順從其意這門親事可以垂手而成平時玉卿聞得非雲之美隨點頭道你言得有理即時取出花箋一方以答二娘那箋上云

承怨佳變巽管文間消滴每便飲嚼之際足見厚愛沁人性耿計晤其清

候肅寺鐘殘梧桐月上則魏生至矣

十六

玉卿寫畢又喚過蘭英細問二娘起居并託致謝蘭英接了花箋即忙回覆二娘正在後門往來窺望接見回音不覺芙蓉滿面把蘭英重重賞賜不一日節屆中秋是夜雲散長空冰輪皎潔二娘設酒中庭與非雲對飲因有魏生之約待其更殘推以風露甚涼非雲亦不敢再坐掩扉安寢既而月轉西軒玉卿將半只聽得後門輕敲數下二娘悄悄起來開門放進只見玉卿卸却中情身穿便衣隨即携手入房二娘低言道隔壁是少女臥室幸勿揚言玉卿於月光之下把二娘仔細瞧看果然風姿俏灑情興勃然遂解卸衣裳摟抱上床玉卿先把陰門一摸峇有幾根細毛高高突處好似饅頭一般只是慾心既久陰精流濕急把塵柄捕進抽弄起來那二娘數年久曠纔經交合便將無限爽快兼以陽具修偉塞滿陰戶急把二娘臀夾嬌起玉卿又覺直頂花心翕然暢美一口氣便有六百餘抽弄得二娘閉了雙眼口裡只管哼哼不絕既而笑道不謂郎

君只般知趣又生得這般妙物內裏塞緊無餘又酸又癢使妾魂靈俱已飄散人間之樂無逾于此乎玉卿見他情性甚濃緊推雙臀自前至根大肆出入又有五六百抽方纔了事嘻嘻喘笑伏在二娘身上忙以天香香吐在玉卿口中兩個緊緊摟抱將至四鼓披衣而起步出西軒並肩坐於榻上二娘道寡居七年月夕風晨頗能自遣不意前日自見郎君芝宇一月以來廢寢忘飧不能自主今奴幸倍枕席欣幸何言慎勿以妾無玉潔冰心之操而棄同土梗言訖復伸手摸入玉卿褲中則又易然堅舉筦爾笑道郎君嫩質輕軀此物爲何獨粗長大似此能不令人愛殺玉卿亦覺心動就在榻上重興對壘時月光射入照見二娘遍體雪白兩隻酥乳滑潤如油更把金蓮捧起三寸紅鞋尖尖可愛但湊合之際又緊又乾甚覺蓮蕊難進直至撫弄良久方有淫水流於於是急即摟抱遂成久戰怎見得他二人興起有詩爲証

今夜是何夕月圓人亦圓
穿花舞舞蝶戲水并棲鸞
味操俄難守芳心自此

牽願期雲雨夢朝暮與郎連

玉卿姿意狂蕩弄得二娘死去還魂淫聲亂發及至香汗透腦牡丹着露則漏下已五更矣急忙送至後門自回山茶照應接入玉卿一覺酣眠直至日中方醒乃取薛儔箋回詩一絕着山茶持謝二娘日訂約後期詩曰

昨夜曾聞玉佩聲 儻風引夢到蓬瀛 牡丹雨後香猶在 記憶西軒
月照卿

二娘看畢微微含笑亦成一章付與山茶回復玉卿展開看之其詩云

深愧微軀承寵愛 難憑寸願謝多才 捲簾放進梧桐月 重照儻郎
入夢來

玉卿笑道有此佳句縱使再遠幾年我亦愛之但不知我那非雲小姐有此妙才否是日傍晚蘭英又來相約等至夜間仍與二娘會西軒於歡愛之情不待言表且說非雲年雖三五性頗真閒然自十歲便能吟咏蘭姿蕙質已付憤恨

付值刺綉工餘以玉時甚欲閒及月明正佳之際持持攢眉不語若有所思其意蓋欲得一有才有貌的兒郎以作終身之偶當中秋一夜正欲與嫦娥作伴因母先寢勉強歸房雖即在床怎當那月光明入展轉無聊不能睡去忽聽得隔壁恍若二人步嚮停了一回又聞帳鉤搖動及側耳靜聽微聞笑聲吟吟心下想道我母空房獨宿如何怪異如此正在猜疑忽然沈睡次日飯時忽見其母熟睡不醒及見起身梳洗雙眸倦閉語言恍惚至日中又見非雲過來附耳低聲心下不覺狐疑是夜便把房門虛掩和衣假寢俟至更餘果聞後門開嚮非雲即便悄悄的僭身出房穿過前面只見西軒榻上有一年少書生與母嘴對嘴摟在一處便把身子閃過在一邊細看那生腰翩翩丰容秀美暗自想道常聞隔壁魏生才貌兩全想必是此生不移又見二人脫去衣衫那生腰露出一件毛鬆鬆頭粗根細約有七寸長的東西非雲着了一眼急忙轉身就走走不數步脚又立住了脚回頭時看見母親纖纖伸出玉手捏插了那件東西

看一回弄一回便把兩腳挺起那生就把那七寸長的向那小便處插了進去亂抽亂抽不住湊合非雲立足想道羞人羞人虧我母親肯做這般勾當正呆了臉看到出神之際不覺一陣熱烘烘從小肚下流出陰門好像小解的一般伸手一摸却是濕濃濃的騷水直冒自笑道連我這件東西也爲作怪起來又見其母雙手扳了扳生的屁股亂顛亂聳口裡只叫親肉心肝無般不叫正在看得熱鬧忽聞脚步聲響回頭看時却是蘭英也來偷覷蘭英見非雲急急轉步就走非雲覺道沒趣亦即歸房走過蘭英悄悄問道這件事情從何而起那生是隔壁的魏秀才否蘭英便把送汗巾贈物與山茶前前後後說了一遍因笑道有了這樣一個郎君粉團面皮吹彈得碎年紀又小才學又高不要說二娘歡喜就是蘭英也覺十分受他他只長得姑娘二歲應該招贅進來與姑娘作配這才是一雙兩好非雲帶笑罵了一聲小淫婦斜靠床欄低頭不語非雲這小肚下酸癢作嘔騰騰走到榻上勉強睡了不多時天色已明玉魏起身回來

押了四五個雞蛋一碗圓眼湯送下即回房中打睡那一日褚貴有事出外山茶在厨燒飯羹肉整備完了走進房來見玉卿和衣睡在床上看那腮白中映紅好似兩朶桃花一般伸手去摸那東西恰似堅硬如鐵山茶即時慾興難忍脫襲了衣倒伏身上玉卿忽然驚醒開眼見山茶笑消飯也沒吃就做只件事便翻轉身來把婦人推起兩腳急急抽送正在雲濃雨驟恰值二娘煎了一盞碗人參湯硬呷了半盞不覺失驚道可好玉卿聽得有人聲響抬頭一看見是蘭英遂即抽身起來蘭英道家主母煎下了人參湯着妾送與相公玉卿掩上房門再三求歡蘭英低聲含笑相公請尊重些怎麼這個使得口中雖如此說早眠倒玉卿把話兒一頓不覺亂弄頂人寸餘你道黃花女兒爲何這般耿便只因蘭英先時在外看得慾火早動已有騷水流出那陽物又是濕濃濃的所以進去稍寬容易及再進去寸餘更覺縐眉喚痛玉莖將盡蘭英悲啼宛轉不勝直至抽弄移時纔堪承受既而事罷玉卿問以是非動靜蘭英備述夜來

瞧看及盤問因由似若動情光景玉卿再三懇哀道小生所結好二娘者單爲非雲還望小娘子將我衷曲婉致粧台好事茗成沒齒不忘爾德蘭英笑道即當閒便爲君挑引設或西廂待月切勿忘我紅娘也因此來久即忙回去既回覆了二娘便走入綉房正值非雲展開花箋一幅將執管題詩題畢又吟哦了數遍扎爲方勝藏於書內蘭英進去先把閒話說了一回乃輕輕笑道今早二娘又把人參湯着我次與那生那生開口便問姑娘生得如何會吟詩否又說與二娘求八字然後央人做媒你道那生癡也不癡非雲喝了一聲變色道賤丫頭只管澆澆的說他則甚遂即起身走下庭除抵首沉吟把那海棠花細瞧蘭英急開書內取出那詩緊緊藏好過了二日乘閒走過書齋送與玉卿玉卿接來視了其題曰秋日偶書乃是七言古體一首云

剪剪西風日暮吹漫遲涼月到香閣半殘壁查陰全瘦初過征鴻語帶悲繡倦自煎佳茗謾吟成只許嗽蘭知幾回欲舉丹青筆幽恨無端壓黛眉

玉卿看了復看連聲嘆賞向蘭英道細觀此詩非雲勞心見我當構情詞以動之但耍小娘子婉轉周旋事方得妥遂以素柬二章把蘭英持送正是全憑題絕句方動美人心

要知詩句送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總批

文慧心靈所以淡淡寫來極切讀至明月下出歡恍在巫山夢中親見行雲雨能不令人撫掌叫絕

第三回

傳詞寄翰兩情深

詩曰 蟬咽庭槐泣素花 幾行新雁度南樓 天邊莫看如鉤月 鈎起新愁與舊愁

右詩乃是閨秀孟淑卿所作從來只說朱王悲那知蟬聲雁影寂寞深閨豈能無感此所以舊恨新愁惟恐月鈎鈎起即於非雲亦有丹書欲畫幽恨壓眉之

句當日玉卿寫詩付與蘭英又千叮萬囑即煩回報蘭英道既要求人怎不下禮玉卿慌忙雙膝跪下蘭英道好個不識羞的臉兒遂袖了詩急急走回非雲此時正在窗面前照鏡就問道我要刷鬢喚爾不應爾却喘吁吁從那裡來蘭英道不要說起適才偶到後門口恰好遇着隔壁那痴生取出一方素柬上有幾個字兒那厮要我送與姑娘我再四不肯他竟丟在奴袖中故沒奈何只得帶與姑娘一看非雲接來看時上面寫道

夜深曾到綉幃邊無限相思強自憐虛却海棠混永識隔面空見月娟娟

聞道娥眉學畫時也能識倚也能詩何能共醉西廂月願脫紅鞋載酒卮非雲看畢向地上一擲當時雙臉漲紅大怒道賤淫婦只是甚麼東西拿來我看怒氣未消恰值二娘走進房來問起因由便笑勸道魏秀才痴生也我兒何必怒懷向地上拾起付與蘭英道小淫婦是爾拿來的原是你拿去還了他蘭英接了向床上一丟竟自走了出去停了一回又悄悄的立在房門邊張看只

見非雲把素柬哦了數遍放在枕頭脚下自此二娘也不瞞那非雲竟與魏生不時往來忽一日二娘午睡未醒玉卿潛入西軒只見非雲靠在榻上口中誦朱靜菴詩的道娥眉未得張郎面羞見東風柳明青玉卿接口道張郎就在目前何必羞見柳眼非雲忙回見是魏生慌忙倒退幾步羞得滿面通紅玉卿深深一揖道小生渴慕芳容匪伊朝夕今日幸逢姐姐足慰平生前日有狂句特挽蘭英呈上粧次未識姐曾賜一觀否非雲正色道君是贊門秀才必知禮義今非親非故竊入中堂出言邪慢豈讀書人之所為急得玉卿雙膝跪下道萬望姐姐垂憐生死感激非雲向面上一啐走入臥房即把房門緊閉玉卿一場沒趣只得走了回來自然一見之後神魂飄蕩竟害了木邊之目田下之心慚慚成病寢食俱廢忽一日僵臥在床蘭英走至玉卿道幸為小生致意二娘偶因身體違和不及過來相會蘭英過道妾雖二娘之命特來問候并為爾心上人兒有一喜信呈與爾看上寫道

昨日護親佳章繼承情盼妾報無獲收拒般是者豈真寡情哉願以事機宜密出入宜慎萬一中外葦揚家事騰傍不惟有碍郎君使妾母舍法蒙垢竟無容身之地矣此所以情雖感投桃面未嘗報命訂意近聞貴恙忽膺使妾捫心若疼特於今夕屈降西軒實欲訂盟是幸勿疑爲崔鶯月待也并扎覽畢卽付丙丁

玉卿看完欣喜欲狂便向蘭英再三致謝道前日自經技拒使我意斷竟述數日以來更沾重疾將謂齊恨入泉孰是心忽轉茲見一線之惠價抵雙南而玉成之恩感深五內蘭英道口兒雖硬心實愛爾白那日在西軒搶白之後看來意思亦覺默言停了一會就寫個柬兒着奴傳遞爲佯爲推托他又再四央煩如此看來他愛爾的心是真那及臉兒拒都是假爾今快寫回書免使他望穿雙眼也玉卿喜極遂提兔豪寫下詞兒一首云

情天生情種奈何瑣未傳香倚在欄杆花容瞥遇曉疾思量慢道有路害相

思空使盼東方晝靜可憐疎雨更深獨伴哀蟬只疑薄幸是蕭娘交枕恐淒涼喜青鳥啣來彩箋飛下意婉情長欲把香羅帶結訂盟白首效鸞鳳鴛鴦爲報天邊明月今宵早下西廂右調咏蘭英

蘭英臨去又叮嚀道須俟更深二娘睡熟然後過來接爾進內還有一說他年纔十五歲真似嫩蕊嬌枝須要十分憐惜不可用那前番手段創得我幾日害疼玉卿點頭含笑正要打點神思以備夜深赴約忽褚賞報說鄒侍泉來玉卿正欲因病爲辭因是長輩只得整衣出迎先是侍泉走進後面又有三個一個是戈士雲之子戈子虛同進學的胡仲文一個是那一個卽是鄒亮生相見之後分賓主坐定侍泉道今日胡戈兩兄與小兒同在白龍潭會文因要請一位名家肅薦方可寫造同往老拙道惟魏兄才高所以兩位特來奉拜更要請到小舟求教玉卿再四推辭那鄒老父子屢次相邀速卽同往出門未數步侍泉要會一個朋友叫做于敬山先生別去四人同連同行不時間就到白龍潭那

道原是亮生作東借莖艙內玉卿心忙意亂取過三文文字張張看過作別起身三人那裡怎知只得勉強坐下及酒經數巡少不得猜梅行令既而席散歸來則已沉然而醉了天明方醒知夜來失約十分悵悵等至日中則見蘭英趨至再三埋怨道相公爲何口不應心害人空守一夜玉卿忙道此非小生之罪因便友相招以致失約但不知今夜可能相會否蘭英道他惱恨正深叫我也難以啓齒玉卿便即摟住求歡蘭英半推半就雲雨之際畧不似前番畏縮任憑玉卿姿意狂顛弄了一會有頃事畢玉卿懇求代爲謝罪併約後期蘭英道俟有佳意即當回報但覺今日俱要燒湯洗浴先是二娘浴過次即姑娘不若我來約君悄悄過去先把豔質冰膚偷看一飽君意可否玉卿大喜道若得如此感何可盡俄而紅日西沉又早寺鐘初動忽聞蘭英輕咳一聲即便挨身而入此時二娘浴罷自到房中去了玉卿伏在窗邊兒窺看只見銀燭高燒蘭湯盆滿非雲先把羅衣卸下露出那白鬆鬆的肩兒好似藕瓜一般又見胸前那

充冲的酥胸如履玉懷兩點乳頭猩紅可愛及把下面的褲裙卸時但見小小的一個肚臍那腑之下毫無一根毛影生得肥肥淨淨高而雪白當中那紅鮮鮮的縫兒上露一半既而香湯畧拭皓體輕濡好像那雪梨花帶着鮮雨只見那陽氣空潔又好似雪梨花車住了西施那潔白兩脚好似無瑕美玉婷婷孌孌姿采豔質玉卿見了連聲道好又見那步步金蓮放在蘭盆之下卽如玉笋初萌雖有精巧畫工不能描寫萬一那非雲百般嬌態體細丰隆令人珍之寶之何可言也及至浴罷玉卿細細看了卽悄悄閃到自己家裡去了玉卿嘆氣道當時若不被那老苦纏去看文豈不親見月中人了麼熟思一夜却說非雲浴罷起來叫蘭英捧了浴盆思量欲遣蘭英約相公訂在晚間那裡蘭英先被二娘差去約那玉卿了非雲不勝悵悵好事多磨信不虛也那一晚二娘因臥房與女貼近先把衾枕鋪在西軒並備下菜品果餚一罈美酒只見月影方斜玉卿已至就在西軒擺酒對飲將及半酣二娘便走過來在玉卿肩下一邊

飲酒一邊摸摸摟摟調得興濃就在椅上脫了衫褲抽弄起來蘭英捧了一壺酒剛欲進房猛聽得椅聲亂響伸頭一望只見兩個雲佈雨密連忙報與非雲道姑娘也去瞧非雲好笑道沒臉恥這樣勾當瞧他怎的口中雖說却被蘭英拖了就走得到軒邊面前張時只見二娘把兩腳挾住玉卿腰裡玉卿手扳了二娘肩膀下面騷水釀出但聞唧唧抽嚮非雲親了一眼轉身就走只見蘭英十分興重伏在左壁邊半向不動移步問一聲道要添熱酒麼二娘忽聽叫喚把玉卿抱起道我的心肝天色已暮且消停一會留在被窩裡盡興罷玉卿便拔了出來兩個重斟玉液又慢慢的飲了一壺纔燒湯洗浴摟抱上床少不得鸞鳳顛倒曲盡綢繆將至夜半雲雨方收玉卿道我有一件事求你若肯依從我便說出來二娘道憑天大的事我也依爾玉卿云聞得非雲姐姐與我只差兩歲意欲求媒行聘不知爾心下若何二娘道我也久有此心這親事斷然依你不要說自後爲聘只小許定了我的美情玉卿大喜隨即緊緊摟抱又雲雨

一次到得天明忽聞巡按觀風自有一班朋友同憲的相邀赴考一連忙了數日試期方過又見蘭英過來相約傍晚微微細雨將及更殘忽然雲開月出蘭英直等二娘睡熟乃與玉卿悄然進內非雲見了反覺害羞雙臉漲紅玉卿一揖道今夜乃良辰佳會何不可爲歡樂近前摟抱非雲即以雙手推開變色道妾之所望者是爲終身大事豈有貪片刻之歡而喪名節願愛之以禮勿崩此心玉卿見其儀論侃侃雖哀懇數次終不能強逼天明只得歸回次日早晨正欲央隣媽作伐忽見一人走進却是于敬山那于敬山就是住在跨塘橋脚下與鄒侍泉兩相契厚因侍泉之子鄒亮生少一西席向慕魏生飽學時央于敬山持書轉請當日相見畢分賓主坐定敬山備述侍泉延請之意玉卿正爲婚姻開口怎肯就館遂以他說推辭即忙走進書房寫柬回復敬山亦即隨步入內但見

屏帳清華與俗殊纖塵不入子云居幽香繞几花侵視蕉陰當軒折滿除

高掛丹青名士蹟架藏今古異人書窻前更愛盈盈水游泳宜看巧色魚
敬山徘徊看玩不覺連生贊賞又把書籍翻視內中藏一小柬只見柬尾露頭

細楷有句道並新覽訖即付丙丁賤妾卞非雲檢衽拜啓

那于敬山原是個有心的覷見玉卿將已寫完捉空就將此柬急忙藏在袖中
接了回書遂一拱而別原來卞非雲有個堂叔名喚卞須有亦與敬山相處至
密做人極是貪財忘義奸險異常自從嫂氏孀居即便垂涎看想厚產往與
于敬山計義只有二娘立身甚正無計可施不料玉卿把非雲所寄之書未曾
燒滅那日忽被于敬山竊取遂即歸家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不覺拍手大
笑道向來老夫要找尋機會圖謀他的貲產今細觀此書明明魏生與卞二娘
通姦連那女兒也有私情的勾當了就将此柬做了把柄設謀計害有無嚴哉
且去會了老卞再作商議剛欲出門忽聽得有人問道于兄在家麼敬山看見
恰好是卞須有便一把拖進道小弟正欲到貴宅拜訪老兄不期就至可謂順

滔滔之事遂把玉卿處得書一事細說一遍須有大事道是是是吾兄亦有機
謀爲弟完此心事只是一書爲証更有何策方能捉獲姦情敬山道聞得戈士
雲與兄至厚此公乃今世之孔明也他與魏家向有仇隙前見玉卿進舉心中
忿忿常懷顧滔之意故不若此事與戈士雲商量定有妙策卞須有道小弟亦
有此意就煩吾兄同往一走二人說罷遂即起身不知戈士雲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總批

美人妙處雖在戲影燈前呈然玉蘭湯拭體體呈嬌使視之者尤覺魂飄心
蕩不知魏生何福修來獨能親見其無窮之妙也

第四回 滅燭邀歡雙意足

詩曰

劉郎漫道入天台 處處桃花纔同栽 賈午墻高杏可竊 巫山雲雨夢編來

詩因咏恨憑鸞寄戶爲尋歡待月開多少風流說不盡徧徧新話莫疑猜
這一首詩單道那世間儒士愛才戀色自有許多天緣異遇如前賢所述的五
金魚并那相寓狄故事奇遇甚多相會甚巧雖云稗官野史未必盡是子虛烏
有之說也其中再表卞須有全了于敬山將普照寺恰好與戈士雲劈頭相遇
就邀入在茶館坐定敬山把前項事一五一十備陳始末戈士雲聽罷大喜不
覺眉頭一皺計從心來遂問卞須有道自古捉姦要捉雙捉賊要捉贓今此事
雖有情書尙無實據不如等我做下一張沒頭榜文貼在通街先把羞聲傳揚
然後慢慢的再尋妙計只道他日奪得家賞我二人必均分小弟方敢任事卞
須有道只個不消說起只是眼下就要求大筆揮成戈士雲即向店中借取筆
硯登時寫道

蓋聞人倫之道教化攸關節義之風聖賢所尙未聞踰牆而樓處子可以繆
列芹宮殿月邊云得以冒稱冰操者也乃有鄙儒魏裕字玉卿命實優隸之

徽家居蘭菡寺之在誠偶官軍竊舉機會之士清年方乳臭忌誇煙勃之才
情竟猶謂黎疇堪憐儒子不教孰意其設心淫僻積念奸邪透閨中之美媛
曲奏求鳳凰遇梅上青娥詩吟蔓草其有隔壁卞氏江左名宗有美二娘寡
居七載將謂性擬寒梅獨款歲不知身全狂絮已逐春風自琴奏書幃文君
于月下香傳綉幙期寒樹於風前而陽台之夢山來非一日矣然而猶有恨
者二娘之女小字非云年始破瓜亦遭蠅玷夫魏裕既已話失節之婦又何
忍污其待字至于在二娘卽不念其夫并不愛其女嗚呼人心害理名節掃
地間所謂冠裳中之禽獸也凡我同胞咸宜鳴鼓豈容佞之故搖尾宮牆而
淫憂之塵抗頰閨閣者哉若謂捉影捕風者以狂謬罪干者則又非云之手
書現在

戈士云寫完付于卞須有道要寫一樣兩張明日五鼓卽宜招貼順通熱鬧之
處爲妙三人又坐了一回笑道茶錢各自收去不題却說魏玉卿一日早起尙

未洗臉忽報朋友胡仲文要見甚緊玉卿只得出迎道盟兄清早賜臨不知有何見諭這等忙侃仲文道小弟偶有一事所以絕早進城扯毀然此事亦不得不來報知老兄操持甚正必無此事然曉曉之口傍誣可畏今後亦宜斂迹避嫌為是玉卿聽說不覺耳根漲紅愕然無措仲文勸免遂即起身別去忽見蘭英持小柬着忙趨至玉卿接來看時寫道

妾以封氏之故委身于君然以叮嚀秘密再三豈意要書暗落他人之手自有張秀至戚家衙內親見壁上貼文雖只扯毀醜行已露君本疏虞妾誠痛恨或萬口言揚使我置身何地雖不難以身謝君獨不知君何以處妾也

玉卿看畢方記起前日寄來寸楮急向書內翻閱却已不見正然憂疑恰值鄒侍泉又自來相請玉卿心下特道養在家中必有是非不如就了館待事消停那時即須鄒老作伐自然穩妥主意已定却說玉卿囑咐褚貴夫婦看守門戶收拾琴棋即時赴館乃留詩一首以別二娘云

卿以江上至又如天邊月花須有日重月乃漸時鈇相見故有期遠別誠可悲贈卿無一物唯有淚雙垂

又寫書以答非云道

自挹仙姿神飛魂蕩恨不得急情遇修以納微儀耿耿之思與日俱積所以人行見惠寶天淫庸詎知匪人爾去遂至黃口飛誣榕之罪也然或卿有不諱榕豈獨生當效申嬌成一鴛鴦塚耳茲者偶值敵友相邀免得暫開綢悵所以避浮言息是非也唯卿萬千保重無以外謗為恐倘藍橋之路一通則玉杵之緣自至但恨嫌疑之際不獲面見丹成兼以赴館至期臨書不勝嗚咽別日登舟離城不上十里一帆順風頃刻就到侍泉少不得開筵款待不必細說且言玉卿在館講課藝之下或時尋花問柳或時待月迎風莫不觸景傷懷愁恨難撇忽一日亮生出外只見小丫頭俏然獨立手中拿了盒遞到玉卿面前低聲道此乃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接了一看那小環已去忙忙

開視止有玉鴛鴦一對竟莫測其田只得放在衣箱之內過了數日將及下午玉卿方倚欄吟咏又見前小環慌忙走至持寸柬付上道此亦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拆開看時乃是兩首絕句其詩云

舞衣香撲疊空幃寂寂深閨春晝長恨命相憐還自恨九迴池畔避鴛鴦
嫩把名花傍綠雲泪痕染遍石榴裙東風不解愁人意強拾新詩贈與君
玉卿諷詠數回連聲贊妙及覺小環又潛去矣竟不知小娘子還似鄒老何人
又不知寄禽寄詩出於何意一日又值亮生不在館中朗朗連把那吟誦忽聞
窗外脚步聲嚮走出看時見一淡粧少婦生得不長不短美艷非常秋波回盼
含笑而去玉卿趕出戶外訝望良久頓覺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想起非云之
事默然不樂是夜纔至更餘忽見一婦人推門而入驟把燈火吹滅玉卿駭然
不知是人是鬼正欲訪問那婦人反把玉卿抱住求合玉卿亦在久曠便卸衣
推起兩腿即時聳遊那牝戶又緊又乾宛如處女既而淫水流出方覺溫潤將

至五六百抽婦人嬌聲宛轉玉卿問道爾丈夫誰小玉道是盧生重利輕情娶
奴未幾愛遊漢口亦遭正妒嫉奴寄居鄒宅時風寒久雨半載淒涼幸郎君至
此宿緣非淺然而奴初見含羞所以滅火相就玉卿道前小環寄有描金漆盒
又寄新詩一章所稱瑞娘子者卽是卿乎小玉沉吟不語良久乃道總之是奴
無須再問玉卿喜出望外遂又解帶卸衣復赴陽台那一夜二人樂趣又比前
次不同但見金蓮撈挽玉琬轉勾粉頰相偎酥胸緊貼芳魂已蕩任情採醉花
心弱質難禁那怕措殘紅浪一個是青燈獨守慾火如焚一個是綉榻孤君春
心倍熾靈犀急湊已香汗之透衾鴉髻蓬鬆豈雲雨之驪歎好似雲間翔翡翠
不殊那水畔戲鴛鴦玉卿一口氣抽至二百餘抽小玉皓體全疏星眸庸展舌
尖吞吐嗚咽有聲既而玉卿問道其樂如何小玉笑而不答話之再乃道卿具
眞長而且大放在內中酸癢妙不可言至於遍身通快亦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玉卿聽說興念愈狂遂又凝凝輕輕行九淺一深之法撫弄多時不覺香汗如

珠陽精竭矣及至事完小玉重訂後期披衣而去自此往來甚頻難以備述忽一日玉卿倚欄看魚又見小環踵至授以彩箋一幅玉卿以爲小玉所寄不爲詢問及進房內展開視之又是七言一絕云

鸞牋時寄數行蹄爲聽書生意似迷何以簫郎情太薄竟無隻字到香閨玉卿反覆細看心中疑惑難道瑞娘子另是一個不成必須話究小玉方知端的是夜小玉果至玉卿以詩付之因再三盤問小玉不敢隱瞞只得說道妾實不爲作詩此乃鄒翁之妾三娘所作因其小字瑞烟所以家中男婦俱呼爲瑞娘子昔日郎君初到館時妾與瑞娘子俱在屏後窺見郎君眉宇秀韻不但妾有私心瑞娘子深憐愛賞時月夜仝坐諧謔之間笑謂妾道你能先與郎私當以工曹相屬不料彼亦吟詩先寄收恩分妾之愛以朦朧許君今以話明只在明晚便使瑞娘子與郎相會切不可說出與我相處已久玉卿聽了喜得眉歡眼笑又問人物何如小玉道瑯彼方好相此引玉卿恨不得即時相見遂與小

玉携手上床極盡歡愛既而事畢小玉又吩咐道只怕瑞娘也有害羞明日更餘只宜息燭以待玉卿應諾到了次夜二鼓初動果見瑞娘走至兩邊俱是心照不說一句話便解衣摟住只見其牝戶寬綽淫水太多比不得那又緊又乾宛如處女之妙玉卿雖覺沒趣那瑞娘的興致比小玉愈覺淫騷使把塵柄一插直透重圍湊合之際當不得淫聲屢屢臀尖亂聳未及五六百抽即洩了急得瑞娘卽起捧了塵柄雙手摩弄復以口尖啞啞不移時那物仍又昂然高舉把兩股放開大肆出入口只因瑞娘大有鄒翁畢竟老不敲少慾火難滿所以纔經交合好似渴龍遇水餓虎擒羊將有四百抽玉卿忍耐不住便又泄了瑞娘興又未了勾住不放只得再弄一次方才歇息自後二美輪流往來不能盡述那一年正值科試督院道在江陰發下牌來先考蘇松玉卿聞得這個消息那時收拾行李話別侍泉回家赴試侍泉聞知置酒相餞送行亮生因丁母憂所以停考玉卿回到家中日已傍晚山茶接見自然伏侍殷勤到了次早忽報胡

仲文來望玉卿忙迎入問以別後事情胡仲文來自兄去後小弟細細查問原來誣詞傳貼出自戈士云之筆又有一個卞須有乃是卞寡婦之叔議論紛紛遍訴朋友還要告在本縣與兄作對弟輩亦正爲駁近方甯息玉卿再三稱謝及送出仲文蘭英已在後邊曾等玉卿進去問候起居那一夜就與二娘相舍歡愛之情不能細述又晚蘭英已與非雲一見非雲緊閉門着蘭英傳話道禮若未行此念甚正決無相見之理自此以後玉卿每晚只與二娘叙首過了數日李縣出案仍把玉卿拔在第二名及至府考仍在第七名遂令褚貴僱了一隻船擇定吉日起程二娘與非雲俱賦詩爲贈二娘詩云

負笈登舟綠水清 從此信躡步青雲 芙蓉也解憐才子 爭獻紅粧來媚君

非雲贈詩云

澄江江上水悠悠 遠望如山實可遊 曾向嫦娥問消息 一枝丹桂

爲郎留

玉卿看畢不勝喜悅却往江陰赴試不題且說戈士雲自負才學只望一名舉人豈知宗師發案列在三等之下又將魏榕高舉一等第二名士雲大惱道那瘟試官真是轉眼難道我老戈的文字反不如黃面畜生麼若不尋計媒害怎消此恨正在心下思尋忽見卞須有走至暗暗歡喜道忙拱手坐定卞須有即便開口道前日小魏之事小弟一時性發要處訴罵要稟要告不想事竟不成反取其怨時聞小魏有了科考今科若中如之奈何故特與兄計議可再有甚麼妙計策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必須斬草除根患戈士雲道不待兄言小弟籌之熟矣如今之計吾兄須要約齊合族就在本府具一公呈令姪女手束得之于敬山就把敬山做了干證那時小弟亦約幾個學中心腹朋友把鱷魚傷他呈本府一腔事到如此則小魏的前程難保卽令嫂含羞必然改嫁那時天大家私都被吾兄掌握了卞須有聽了滿心歡喜若得吾兄只樣帮手日后自重

謝戈士雲又說道事不宜遲速行爲妙卞須有連聲應諾而別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總批 戈生文字雖佳奈其心術不正所以考在劣等其有天理乃自悔而自怨宗師真正可笑

又批 瑞娘寄盒寄詩雖有邪想尙未自獻若小玉突入相就豈真春色惱人興狂難過者也

第五回 風流陣戰酣禪榻

詩曰 每羨多情事相逢意必投桃花迷華澗春色滿紅樓日落鐘初煙消夜轉迷誰知塵外境也解恣風流

話說玉卿試後又取了一等二名心中不勝歡喜正要把二三場文章溫習以待棘闈鑿戰忽見褚貴慌忙報說聞得卞須有全了族中二十餘人今早把相公告在本府又有戈士云秀才等糾合同學也把魏儒傷花事具呈本府蒙太

爺批發本府縣李爺完報只在明日就要出牌了玉卿聽罷嚇得面如土色停了半晌乃喚褚貴商議道若到官司不唯體面喪失連那卞氏母女也要出頭露面我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如今不若連夜避往蘇州再作區處爾可爲我僱下船隻不可有悞又喚山茶收拾細欸準備起行將至黃昏時分正要過去與二娘話別不料前後門俱有卞須有工人守定只得快快下船當夜就在城外歇宿未及半夜忽轉順風遂將布帆扯滿一直便到蘇州原有玉卿有個姨母住楓橋其夫喚叫鄭愛泉自開六陳行的而玉卿俱是數年遠隔一日忽去十分歡喜細細問切過寒暄忙備酒欸待一晚進京明日卽到松江府打僱玉卿是數年遠隔一日忽去卽向愛泉道場試在近欲溫習經書奈宅邊人多湊湊市語喧譁意欲尋一幽淨地方暫時消永不知就近日院可有那方涼爽的麼愛泉道院莊頗多不大相熟耳唯有寒山寺後有一尼菴那當家那尼法號叫做靜一是老拙嫡親的堂妹彼處房舍甚多潔淨人跡罕到向來不肯他人

借住此番看老拙面上或者肯相借不定玉卿欣然道既有此菴明日就遷指道當夜愛泉準備素品知會玉卿次日早晨玉卿二人慢慢踱過菴中但見花柳成陰清溪環抱果是一所幽靜好菴內有唐詩一首爲證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轉把竹扇扣了數下遂有人應聲啓門見是愛泉連忙請命等了一回方見靜一徐步而出年紀約有四旬光景生得目秀神清丰標脫俗相見動問已畢愛泉就把玉卿借廡讀書的意思備述一番靜一滿口應承既已親中何妨暫屈只怕荒山淡泊不足以留貴介愛泉道既承師妹允許魏相公就此住了老拙多況不能相陪那行李書箱少刻便當使人送至說罷起身作別而去玉卿間步東西瞻玩忽見有一小尼打從後邊走進態度安閒年方三十玉卿慌忙施禮問以法號靜一道此即恩妹號喚靜修遂與二尼入坐把些閒話叙了一回

二尼談吐處頗有韵妙是夜玉卿在佛殿西首其東卽二尼之房處了一日玉卿談倦無聊步出西軒徘徊玩看忽見紫竹林中紙窗開處見內有小尼倚欄獨立年方二八妙麗難言但見

娥眉凝黛香烟含霞冉冉輕裙不把架娑外罩婷婷秀態一種窈窕堪憐面似幽梅挹雪神色皆清身似垂柳靠烟而韵姿流岩不是晚在瑤池降下必是蓬島飛來

那小尼遠遠望見玉卿將那紙窗偏閉不料玉卿已飛步至前就在窗外欠身施禮道仙姑請了小尼亦在窻內回禮並不開門相迎玉卿笑道小生昨日方到寶菴未及謁誠奉拜今卽幸會正要請教玄微而姑師閉門不納何見怪之深耶小尼又遲延半晌方才啓戶玉卿進內看時但見內中琴棋書畫鋪設清奇問以姓氏茫然不答惟那雙眸轉盼住在玉卿面前既而默坐移時玉卿卽得起身道細看仙姑甚有不悅之意小生何敢以塵跡相他小尼一把摟住道

鄙納久居方外心死袖姑惟恐一接塵談更生妄想所以居士屢問故不敢回
答何敢倨然相待玉卿遂欣然坐下從容談笑直至日斜方才回寓原來此小
尼是靜一的徒俗莊號喚呼了音敏慧異常只是外嚴內蕩那一日玉卿見了
轉展不寐連聲歎道不意相思業積又在此處了次日飯後玉卿坐立不安只
得移步門前圖飽看了音剛剛走至殿角邊見一生面尼姑正與靜一交頭細
語玉卿便立住了脚閃在一邊見他說一回笑一回正在熱鬧處忍不住咳嗽
一聲靜一掇轉頭看時見是玉卿不覺面容頓異好像吃了一驚看那尼姑年
有四十左右雖則一表非俗只是眉粗鼻尖軀胖聲決宛然似一男僧見了玉
卿細細問了一番倒也一團和氣玉卿聽他二人說得綢繆勉僵退回寓內是
夜生風亂發陰雨徹空俄而雷聲大震洪雨驟下玉卿挑燈獨坐無恨淒惶遂
吟五言一絕以自遣云

獨聽黃昏雨 想思淚滿衿 誰憐流寓者 螢火自相親

玉卿吟訖吹燈就枕怎奈離愁別緒種種在心翻來覆去不能合眼俄聞雨飛
風歇牕上畧有微亮時已三更只聽得門上指聲彈響玉卿驚問道夜靜更深
你是那一個門上低聲應道我是靜修玉卿心下暗想必是此尼熬不過了特
來尋我雖則姿色平平也略可解愁便笑問道既是仙姑到此還是開門不開
門外又低低答道但憑玉卿連忙起來開門放進只見尼姑上穿半臂下着單
衣裙帶解鬆抱到床上但見遍體滑膩骨嗽肌香玉卿認道是破罐子忙以玉
莖糊進那知蕊嫩猶含未經風雨便把津液塗抹輕輕一聳那是便再一聳尼
又一閃暫進寸餘直至一半不覺嬌啼婉轉若不能容者玉卿與念正狂只得
長驅直入欸欸抽送數百之外方有陰津流出乎是纖手抱緊朱唇撲接又一
口氣抽至千餘那尼姑雙眉緊閉四肢酥軟玉卿亦覺渾身通暢一泄如注矣
尼姑起身下床與玉卿話別明日夜靜再來奉陪門外不露風聲送去出拽上
房門悄悄而去玉卿心猜疑道若是靜修年已三十難道只件物兒猶未盜過

況且身材短小畧不想同又想道若然不是靜修再有那個正在胡思亂想不覺昏昏睡去天明起來梳洗已畢靜修掃地從門首掃至后園玉卿笑嘻嘻的上前低喚靜修頭也不回直至走過玉卿玉卿疑心道無人之處爲何只般行徑遂信步而出西廊轉過殿角忽然記起了音且去投話一回及至竹邊又見門窗靜掩只得呆了回來猛聽得后園廷笑聲不絕急忙走出遠遠一張只見那日見个面生尼姑正與靜修嘴對嘴雙手抱住在那戲謔玉卿又氣又惱又好笑心下想道我昨日一見貌他不是女僧原來果是和尙既靜修有此僧爲何昨夜來纏我不若今夜眸在一邊看他舉動方見明白算計已定待至黃昏時分二尼俱已進房便去閃在房外把紙窗坤破向內張時只見一個和尙赤條條那根塵柄粗滿一捏約有尺餘先是靜一坐在醉翁椅上放開雙脚全憑那和尙狂抽狠送足有千餘弄得死去還魂萬般不叫又見靜修在傍呆着臉看了一回忍熬不過先去睡在榻上先把陰門撫弄和尙看見忍笑不住道不

消忙急我就來與爾解摩怎當靜一雙手扳住不放他又急急一頓亂抽然後走到榻前騰身跨上初時放進故意不動那靜修淫興性正發忙以雙股迎湊那和尙只是慢慢的住在牝口播搥又停了一回方把兩脚高推起一陣一陣抽了百外聞唧唧亂響玉卿看到此處不覺遍身慾火難禁一時按耐不住即得抽身而走一頭走一頭想誰料出家人加有只根騷貨捏是了君肝也生氣又想想道叫我今夜只一般興致却在何處發泄不免到紫竹林邊叫起了音把他便做官看他肯不肯再作道理遂一口氣便走到他門首但見房門虛掩便人看榻上殘燈未滅只見羅幃雖下床上空無人影慢慢踱回自己房中燈火已滅忽聽床上有人動響忙問是誰暗中應道昨夜有約何須再問忽然玉卿想起道我料靜修既有和尙怎來尋我原來却是了音頂名招夫不免猜疑看他瞞得否遂揭帳子上床了音已自赤身仰臥遂聳進玉卿急急抽弄起來了音笑聲瀝瀝畧無畏縮之意玉卿抽了許久慾火正熾所謂飢易食渴易飲

况是十六七歲的緊小牝戶自然津津有味二個你貪二愛足足弄了一個更次玉卿伏在了音腹上笑而不笑玉卿又道我的親肉爾還是正真靜修還是偽靜修了音帶笑罵道既已識破何必將人故意取笑二人調得興濃忙將玉莖仍然放進又弄了一次又頃事畢玉卿道我正要問你那和尚還是那處來的怎麼他二人獨樂你却不會沾染了音道和尚乃是河北出身每歲或寒或暑到菴二次此僧頗有道果還氣修煉之法所以御女通宵不倦常聞家師言其陽具足有一尺二寸能掛寸粟前程貴大看破出家汝宜善爲挹視所以雖在菴中並無越禮相犯玉卿聽了失驚道依汝說來那僧真是異人了且待明日會他觀其言語若何正在細談忽聞戶外雞鳴遂抱頭貼股而臥直至天明方把了音送出自己梳洗已畢只見那僧果來拜望見了玉卿拍手大笑道夜來蕩狂反辱足下在隙相看穢褻至深將無見笑然以二少年同床鴛鴦夢暖不料足下尊高亦未爲寂寞也玉卿聽說毛骨悚然連忙稱謝道小生肉眼故

不識把大師物色偷蒙恕罪爲求相容但不知貴居那裡是何法號望乞賜聞那僧言貧衲家世清臨半痴爲號少時曾到玉精山得遇異人傳授人以能觀氣色善煉金丹玉卿道小生不才天性好色羨慕老師任通宵不倦之勞願乞賜教一二半癡道御女之道惟在養龜之法惟在眼藥蓋因歸人牝內有一小竅譬如花之含蕊故交合之際必須陽物直頂其竅方其暢美設或陽物甚短而牝內深則彼此不能直抵而情何能得快辟如具酒請客半席而止而其何以成歡主之忱哉貧衲曾在去春入山採藥修合半年方付爐中煉陰陽之氣同水火之性又七七四十九天而成金丹此丹服之能使陽具偉而且長精氣堅而不泄而伸縮自如其妙莫測然非有緣莫能相會今幸逢耶君願以相贈玉卿連忙拜望作別又問道每欲淫慾過度則壽夭短須道家採神反得長生其故何也半癡道子不聞一陰一陽之謂長道是故陰陽相生在乎水火相濟乃長生之大道若陰奪陽精則陰益而陽病陽取陰氣則陽盛而衰故交

合之際雖欲採神至陰然不可獨受其益而使婦人得病則初行不虧大道可得若夫恣意歡娛輕傷玉質則天亡立至又安得長生者哉玉卿欣然拱手道領教了道罷半癡遂將丹藥送與玉卿并教飲服之法次日飯後忽想起非云處杳無音信不勝納悶忽見鄭愛泉領那褚貴走至玉卿慌忙問道那邊事體如何褚貴道全賴本縣李爺只將于敬山卞須有二人審究就將書柬扯毀又把他們二人各責了二十大板在及中間備細開豁又去面見太爺力爲分割前晚小人起身時又看見出一告示並不許地棍忘生事在中傷名儒因相公平安無事穩穩的進京赴選玉卿大喜道感得李爺只樣大恩只是無可答報他爾可曾聽見卞家二娘還有甚麼是非麼褚貴道相公無事怎二娘就公有是非只是非人見那各位相公紛紛俱到南京去了相公亦宜卽日起身不可有慢大事玉卿把三兩白金送與靜一又將十兩銀謝半癡半癡堅却不受道貧衲四海爲家要此金銀無用只要郎君高拔之后九月十三可將燕子磯一會可也玉卿又到后房與了音話別日即刻起身止不住淋漓泪珠滾下再四囑咐后期并以二詩爲贈

自粵相雲已拔年相逢何意即相憐從今只見天邊月半以郎君半以妾
贈朗惟有泪沾衣翻恨愧黃限妾期若使錦標誇得意早教雙鯉報禪扉
玉卿看詩垂泪道小生非薄幸之輩幸勿憂懷遂與衆尼僧相別到楓橋那鄭
愛泉已把酒餚準備等待玉卿一到把箋送行回家入向山茶吩咐幾句遂令
褚貴挑了行李往金陂進發不知到京果得中否且聽下回解

總批

處館則有烟玉寓菴則有了音人但知奇遇之多而不知皆是戈卞之力若非興起因端怎得無意中轉出許多妙處然則害人者未必能害人而愛者害亦不足憂也觀玉卿種種奇遇猶不足爲羨其遇那半癡和尚真天緣也

第六回 后庭花強捉醉魚

詩曰 紅紅白白洵彩霞 牡丹雖好不如他 無端蜂蝶間相採 此種原來不是花

右詩是結意味的那老少年之作甘做龍陽的求書千方石白先生遂書了一本那少年並戲題此絕常那世上只有男女之間大慾存焉乃有特愛男而惡女昔日餘姚尊寵以玉鄧通雖垂賢有帝王之業尊猶有好環不覺今世紛紛此是彌感閒話休談且說玉卿因幃在爾即忙褚貴買舟前往不一日到了金陵畢竟是前朝建都之地真個江山鐘看氣象鬱葱到此已是傍晚就在城外暫宿次日入城尋一寓所至貢院左首房主邱姓字慕南年已三十家累千金生得身軀幹偉其做人義疎財在家不做生理唯常松江販布或至江湖或于本地發賣繼花氏年方二八姿色無雙只是慕南天生一件毛病不喜女色與戀龍陽曾有一個真瓜的小童也生得清秀過人慕南與他綢繆恩愛不惜百金相贈所以街坊上綽起口號云

貢院左首邱慕南不好女色只好男家內嬌妻獨自宿真瓜小兒夜夜歡當日慕南一見玉卿暗暗喝采道怎麼科舉秀才有此美色遂令置酒接待賓主對飲酌酒之間慕南十分趨奉相勸殷勤而夜深席散慕南也不進房就秉獨坐下客座心下不時想我道邱慕南平昔雖在只件痴興也曾見過凡多那有似今日魏秀才如此美色又嘆息道若是別人還可圖我看那魏生行李華麗家內自然官宦少年會試必有才學怎肯做那勾當只也斷難想之事了忽又發憤道我想那生七尺之軀遇着只些小事就不能籌畫豈不令人愧啞又躊躇了一回忽然笑道是了是了我想那生年少必然最好美色不若以美人計誘之事必安諧設盛饒倖事成那魏生若十分怒恨發惱不加肯饒便捨身也可傾家也可何足懼哉遂鼓掌大笑即令侍童進酒餚滿飲數杯手弄足舞朗朗的勻歌那漢武帝秋代詞內二句

蘭有秀合菊有勞 懷佳人養不能意

誦之數回又立飲三爵而睡次日玉卿換了一套新艷衣服脚穿華履手執一柄紫檀骨詩扇吃過早飯遂即帶了褚貴出門閒步遍遊熱鬧之處去了一朝將及日中復又舊路走過穿到正南小巷忽見一家門首竹簾垂下內有一婦人渾身着了旺見了玉卿便把小簾推起露出半身注目而視玉卿抬頭一看只見楊柳雙眉梨花粉面因來往人多不能久立便慢慢的望南走去將有十家門面撥轉頭看猶見那婦人凝眸遠望玉卿便往前街借一寓店閑坐片時從新走過那婦人猶在簾內遠遠張見玉卿忙把半身全體露出及至跟前又把一脚兒故意伸出門外只見白紗湘裙露出那黑青青兒元色繡鞋剛有三寸玉卿此時魂蕩心迷恨不得即時走進去便立住脚兩面對看只有褚貴閃在旁側忍笑不住忽見裡面走出一個老婦人把那婦人連聲呼喚玉卿只得走開此時日影過西勉強走歸寓所邱慕南已是倚門相迎一直接入后堂忙把一杯清茶雙手奉敬又停了一回走出三個僕婦排開椅棹列羅珍羞慕南

道今日知己對酌不如設在內舊房即日幽雅那婦人應了一聲連忙撤去畧停了一回又出來道酒已完備了慕南笑嘻嘻的忙把玉卿扯進只見上下兩張校椅中間一棹鮮餚時果件件精華玉卿稱謝道昨晚已承厚款今日爲何又要破鈔慕南笑容可掬連聲贊譽道魏相公高才博學今歲定然榮捷只怕鹿鳴宴後不肯再賞貧家滋味所以特流設觴幸勿見哂及走過兩巡遂南立起身來又把大杯送過道若是魏相公高中之后須必清目清目玉卿大笑道小弟年少才疎偶赴選場不過應名而已老兄何言知其必中慕南將髮冉一掀欣然笑道當魏相公未來借之時某處曾得一夢夢見一位帝君觀其形像儼若文昌乃對某說道日后有一華亭秀士某姓某氏今歲定登榜首若來借寓汝宜小心寬待此牢記在心不料時昨日果有駕召造舍所言名姓一字無差並非決中如何玉卿信以爲真滿面推笑那身子虛飄飄真個中了的一般酌滿玉杯一連飲了十數杯既而點起巨燭着色猜枚又連吃七八巨觥不覺

薰然沉醉靠在椅上口中含糊道偶爾相逢不料老兒只般有趣若今科果中定以千金相謝慕南又酌滿一杯捧進道相公金口玉言自后幸勿忘記玉卿瞪目大笑道豈有忘記之理遂接杯一飲而干不覺頭重脚輕跌到棹邊昏沈睡去再推不動慕南即叫婢女扶進上房移火照時只見一頰暈紅如脂脂點染又輕把那褻衣解下露出兩股雪白如玉慕南一見止不住慾火如焚遂把津涎塗抹將孽根疑欸掀進玉卿便覺身子一閃又弄了好一回方入寸餘幸喜陽具不甚瘦肥又值玉卿十分大醉所以交動移時方才入盡遂急急提抽數百之外慕南自覺心醉神怡一生所遇未有此快又慢慢往來抽送足有千餘之外慕南方才入事楷抹干淨急取進內房笑向花氏道今日得此平生願足只是所言我誘他美人局此刻不可反悔花氏推却道君乃醉後戲言豈有將妻與人相換之理慕南再曰懇求花氏笑道爾做事爾自償世人那有將妻與人償債之理一頭笑一頭走出去了花氏嘆道只因丈夫房事稀少又得于

龍陽但玉卿初來時已入屏后偷戲看見玉卿年未二十况是個聰明標緻的後生怎不動火所以畧無推辭花氏進入書房只見燈火將滅玉卿猶在夢中花氏小心烹茶以待俄而玉卿翻身醒來十分口乾覺得便門隱隱作痛忽驚醒道我被只廝侮辱了心中勃然大怒正欲起根究花氏忙將茶送至只見雲髻半鬆玉卿雅俏便回瞋昨喜道汝是何人却在此處花氏道拙夫慕南妾即花氏玉卿兩目直豎咬牙切齒道我乃科舉相公汝夫豈敢以酒哄我醉後侮辱斯文明日與他講論當時何罪花氏移步近前再三勸解道拙夫只因醉後悞犯罪寔難逃所以特命妾來因相玉卿雖則着惱萬分然以花氏低聲俏語態度風流忍不住春心勃然一把摟抱那花氏也不推却即便解衣就榻湊合之際頗覺蕊嫩難進只因玉卿服了丹藥陽具更加修偉所以塞滿陰戶開間不容髮徐徐抽起未及百餘那花氏枯湯兼以巨物直頂覺得花心遍身大快只管亂聳亂聳迎湊上來玉卿也覺牝戶緊小就抽至千餘花氏已連丟兩次

忽忽失笑道弱質難禁願郎饒我玉卿遂拔了出來低首細看只見嫩毛浮翠小溪含笑再以玉面柳腰金蓮捧起濡首而進直搗撞關往往來來倍深狂疾花氏抱玉卿嬌聲問道妾身雖破未是殘花者乃踐踏至此是可以消拙夫之罪乎玉卿笑道即納疑轅門我且姑宥其罪罪而戰罷不覺天將明矣花氏不復進去就與玉卿並頭交股而臥次日起來早飯畢后花氏含笑向前從容說道拙夫要往貴部就在下午起程極欲進來一別惟恐見罪是以命妾先到玉卿笑道既看賢卿面上自當消滅况我輩衿懷宏廣復究已往之衍以失其自新之罪乎矣慕南立在門邊聽得玉卿此言慌忙走進俯伏告罪玉卿道邱兄若到雲間有一至卞姓就在妙嚴寺敝居左首我有書信一封煩爾帶去只要尋見老僕張秀才可交進遂展開信箋執筆寫道

濃以搶魚夾詳變生不測又聞風聲而甯不改面暗中懷小求疵可以寤息否又不知起居多吉不知憂懷否茲自七月望后方抵金陵言良時徒深嘆

息繼望點頭撥合不知落在縣山之外便把担頭秋色收拾歸來重與佳人飲舊盟也惟便時付書不能多作寒暄惟卿崇熙無任神馳

寫畢忙封固付與慕南臨別之際玉卿笑道仁兄既作長行小弟尙留貴宅不知尊夫處仍相許相見否慕南道然道大丈夫一言契合便當肝胆相付何況一女子豈敢相吝乎向不花氏叮嚀一句竟昂然插手而去是夜玉卿就留在庭與花氏對飲恩若夫婦諧謔備至玉卿戲道賢夫已愛男風流一枕席之間必然冷落不知長夜遙遙豈有穩睡而無想他乎花氏道人之所不能少者惟在衣食耳至若他事何足繁心所以夜睡穩寔玉卿道然今夜鄙人在楊將斫撓那卿睡決意若何花氏笑道君以貴望之軀尙被拙夫捉睡况妾以是出境桃李豈能推避狂蜂說了二人俱鼓掌大笑遂令侍童燒水浴身卽挽入香房就榻只見明月入照二人皓體爭研竟如雪玉相似遂以陽具插入急急一回足足抽了千餘復令花氏翻身向蓆却從臀后聳入徹首至尾又抽了一千餘

令花氏體顛聲微鬢云亂鬆嘻嘻笑道郎君顛狂至此豈不害人性命麼玉卿道若死了我豈獨生又掇轉身來伏在腹上四臂交啞舌含舌而睡既而力盡一頓不覺情頗頓益矣自此玉卿日則外廂談書夕則進房同臥條又旬餘試期已屆自初九以至十五三場畢后自以文字精通十分得意過了數日忽記起前番所遇簾內美人也不叫褚貴跟隨獨自一個悄然而往只見其處雙扉靜掩杳無人音問其憐居答道此乃王氏婉娘只有母女二人寡居在此自等了納有一個時辰不見出來只得沒興而回然有花女歡娛也不把他放在心上等到揭榜果然中在二十七名舉人玉卿喜不自勝與那花氏即如自己丈夫中了一般爾道房師那個原來又是華亭縣李令因他個春秋却好玉卿也習春秋進見之際再三拜謝李令笑前日之事若非本縣作主只怕賢兄有些不便了依賢兄只樣少年才優所以李公十分重愛又過數日會了同年吃過鹿鳴宴又拜了大宗師將欲收拾行李即日起身忽而想起半痴和尚曾約在

燕子磯相會便叫褚貴僱了牲口即日便往燕子磯會那半痴不知此處果能相見否要知端的且聽下文分解

總批

邱慕南市井人乃能毫岩不羈亦吾罕少只時卜得一刻歡娛陪了酒席陪了多少殷勤又把一個嬌妻白白送於他人相伴豈真有別樣肺腸良可怪也

客有謂興曰魏生污盡婦人便宜却被邱慕南收了債去予曰不然邱公只博了半時之快而花氏被玉卿交了數月之快活較之孰得孰失然則慕南不是替人把貨遮是借債起利

極意描寫文章流宕前後點映無限波瀾近時小說未有此如神筆且與婉娘相看處景把兩人情景一筆寫出真乃妙景妙景

繪圖富貴奇緣卷下

濃情快史 卷一

第七回

看黃花夜雨談心

詞

曰

書室半窗淒夜聞繞縹衣虫聲細則只容途中慢道
那秋惟宋采名園瑣難難怪機心疵念无窮何如高枕伴長松不作紅塵虛夢
這首詞是說那客的聽着雨嚮虫吟未免秘有悲秋之念知如人在客中不利
不名所以機心難撤反不如隱在邱園粗茶淡飯倒覺自在清閒話說的爲何
表此只因玉卿鹿鳴宴後將欲榮歸因爲半癡僧會約在九月十三在燕子磯
相會雖則過期再亦不可不去尋他遂雇了牲口出城前往離那燕子磯尙隔
數里忽聞路傍有人高聲叫魏春元貧僧在此只等候多時了玉卿抬頭一看
原來遲就是半癡急快下馬相見半癡道貧僧在此自重陽以後便在燕子磯
相等想必試後事多是以來遲匿玉卿道自試之後爲寓所羈只要老師問別
許久途次不能罄談奈何半癡道此去有二三里外有羊氏廢圃聞菊花盛開
意欲同君一遊共話爐頭薄酒以作景夜之歡君以爲何如玉卿道黃花相對